

夜鶯文藝叢

針人千

羅玉波編譯

1940

未名出版社



夜鶯文藝叢譯

千 人 針

羅玉波編譯

1940

未名出版社

目次

千人針（淺井花子作）	一
追蹤着太陽的人們（小林喜多二作）	一一
飼鴿姑娘（有島生馬作）	二六
合唱（須井一作）	四三
沒落後（佐佐木一夫作）	一〇〇
牧場道上（永井荷風作）	一四一

千人針

淺井花子作

胖得像蟾蜍一般的阿哲，自從在建鐵公司裏作工的兒子昭三，出征以後，就傾時地瘦弱下來。同時她的兩隻眼睛，也朦朧地迷糊起來了。她的眼睛，本來就是沙眼，是非割治不可的眼病，最近之前，聽從昭三的勸告，每天清早到慈善病院去醫治，可是自從兒子出征以後，他就沒有再去醫治眼睛的力氣了。一想自己可愛的如珍寶一般的兒子，將遇到如何的惡運一事，就使她衷心鬱然，所以對於自己的眼睛，更沒有顧慮的餘情了。況且最近又忙着糊紙袋換飯吃，整日價想到兒子而落淚，所以眼睛是更加壞了。

「那孩子真是孝子哩！老是嘻笑着從工廠回來，我到廚房裏，喊聲『媽媽，我去提水，』就提着洋鐵桶到公用自來水龍頭去汲水。」

已長得比媽媽要高大，而且筋骨堅實的昭三——比妹妹阿雪要更能體貼媽媽的昭三——現在怎麼樣了呢？機關槍，毒瓦斯……阿哲一想到這些，就合住雙手一面懺念道：「菩薩保佑我的昭三啊，」一面想拜了起來。這時候有個拿着蔓草紋樣的包袱和町會的窮人證明書的阿竹老太太走了進來，說道：

「隔壁老太太，到學校買米去嗎？」

然後她看見了阿哲的朦朧的眼，很擔心地說：

「你的眼病利害了哩！還是到慈善病院去看看吧！」

阿哲懶洋洋地說道：

「到病院去，得費半天功夫，現在昭三又不在，也吃不起日本米，那還有到病院去的福氣呢？」

「這也是實話。據說現在日本人，不吃外國米，就過不來日子，這種事情到現在才遇見呢！」

「今朝阿雪向我要日本米吃呢！爲什麼外國米一點也沒有水氣，簡直和粉一樣呢？」

「我真吃得受不了啦。但有什麼法子呢！那米溲着許多小石子，要把它檢出來，真費事，但有時還不干淨，家裏的孩子們一咬到石子，就罵『畜生』，於是我祇得賠罪說『對不住，下次檢得小心點吧』，於是孩子們又說『媽，我們不是罵您，是罵外國米呢！』」

「……………」

「『米又貴，我們又賺得少，如果賠罪，應該我們向媽媽賠罪哩，但是不想賠罪……哈哈……我們一清早起，直做到晚，累得筋疲力盡，所以也用不着再賠罪；可是外國米真使人生氣，不，我們的生活真讓人生氣，我們不是和媽生氣，請媽別多心，有一二粒石子不要緊。』孩子們就勸慰我……。」

「……真是福氣哩，你有孩子……」

阿哲的朦朧的眼裏，落下來滴滴的眼淚。

「啊喲！你又哭起來啦，對不住，我又提起孩子來。但是請放心好啦，昭兒是個好孩子，菩薩會保佑的！」

「菩薩那種東西，是靠不住的，唉，把我的獨顆珠……」

「得啦！得啦，阿哲太太，不要太想，您老身體要緊。我們還是趕緊去吧，好排在前頭，不然腰都得等酸，真是費事。可是向米店買日本米要四角五，買外國米呢，雖祇一角，但得二個鐘頭。……」

「……………」

x

x

x

街上刮着寒風，穿得襤褸的兩個老太太，駝着背，到了××小學校的操場時，購買一升一角的政府施米的人們，在寒風中已排成灰色的隊伍像河流般地蜿蜒着。面色蒼白的小孩，背着嬰孩的太太，老太太——這一隊有數百人以上，是極其蕭條

的隊伍，誰都拿着貧困證明書。

「每天得受這磨折！」

「真是吃不消！」

「一次能多賣些不好嗎？」

女人都小聲地談着，向前漸進。捲起塵埃的寒風，向貧苦的隊伍刮着塵土。

阿哲與阿竹，今天費了二點半鐘頭，才買着了一升外國米。

x

x

x

、送號外的發着焦急的鈴聲，跑過住家。在街上走的人們，好像被什麼東西追趕着似的匆忙着。

「在天還沒黑之間，得把米揀選一下，揀出石子來。」

二個相好的老太太，都匆忙地走起來，這時有個穿着白圍裙的女人，拿出塊白布，伸阻她們的面前。

「請縫一針吧！」

這是千人針呀！千人針呵！——阿哲凝起壞了的眼，叮嚀地縫了一針。阿竹也縫了一針。

在他們回家的路中，遇到了許多千人針，也有垂着短髮的少女，拿着千人針勸縫的。

「爲我的爸爸縫一針吧！」

「好好 真怪可憐的——」

當二人走到空地的入口時，遇到了一個半瘋的老太婆，也拿着千人針，無論臉手和身子，都慄慄地抖顫着，兢兢地把千人針伸給她們二人，當二人各縫一針的時候，她的眼裏，不絕地流下潺潺的眼淚。

阿哲和阿竹看了這樣子，默默的竄回家裏。

x

x

x

「媽，又是外國米摻黃豆腐渣嗎？真會儉約呢。」

「你光說……」

阿哲抵抗不住動輒生氣的阿雪，平氣地說，做媽媽的不明白阿雪愛生氣的緣故，其實阿雪愛生氣的原因，是由食物而起的。已經是十三歲的少女工，簡直是營養不良的標本，青白而細瘦，祇有眼睛發出銳利的光。尤其頭頸極細，真正足以令人吃驚。她是印刷所的見習工，每天有三毛錢工資。

「媽媽：我要魚吃，鮭魚就行，今天向阿芳要了點菜肴吃，真好吃，媽媽，明天的菜肴用鮭魚吧！」

「呀！你為什麼老在吃上打主意呢？」

母親不意地嘆了口長氣，看了下女兒的脊瘦的身子。貪吃想吃，真是這個時代，是身體的要求。

「你還是個孩子哩！」

阿哲還癡地呢喃說。昭三已經成了青翠的樹木，可以支撐住阿哲的身體和生
活了，但阿雪還是廠將要長大的幼木，阿雪雖然不見得不想到母親和近來的生活
，但像昭三地持着責任感的事情却沒有。她老是像餓鬼一樣，說「媽媽，要東西
吃！」

「也是不得已，正是愛吃的時候哩！」

但是靠日傭三角錢和阿哲貼紙袋的所得，在今日物價騰貴的現在，祇能吃些外
國米煮豆腐渣。

「如果昭三在家——。昭三不要受傷呵——。」

「願他平安歸來——。」

這時候，在阿哲的頭裏，街上所遇到的千人針，實然像電光一樣的閃耀起來。
唔千人針，我也縫個千人針給孩子吧！爲什麼直到現在才想到呢！祇要昭三平安無
事，餓些肚子怕什麼？不貼紙袋也沒有什麼關係。「呵菩薩保佑孩子吧！」

立在街上的十字路口，阿哲向經過的行人着禮，請他們各縫針千人針；無論雨天風天，媽媽像那天在空場入口處的老太婆一樣，蹣跚地拿着千人針，着急地，尋求新的一針一針。

純魯的沙眼，成了像死魚眼一樣的可厭色了。她筋疲力盡的在回家途上，常常在一瞬間裏，眼睛發黑起來，可是媽媽每天看着快樂之夢，昭三笑着「媽媽、汲水去吧！——噢！回來了唉？」

於是醒了過來，呵！千人針呀！它一定能保佑兒子的，不然不會做這樣的夢，媽媽是以半狂亂的熱心，鵠立在街頭。

阿雪由於夜工，深夜才能回來，他常常領獎品回來，所謂獎品，分作一等五角，二等三角，三等一角，是工頭爲了加強工作的能力，而實施的政策。阿雪大抵是領的一角獎金，她是榨出了全部的能力才領到的……。她把這一角錢，買烤番薯糖球和飯藍的菜肴回來。「要吃好東西」是阿雪身體的要求，是阿雪想活的本

能。

真可憐——阿雪如此地努力勞動，想能吃點好吃的東西——但在某天早晨，突地吐出血來。

「頭痛得很，媽媽我今天不去作工了！」

整一日，靜臥在布綿被裏的阿雪，凝視天井，就緊咬起嘴唇來，她想「吐血病的事不告訴媽媽，也不告訴別人」決心明天還如舊地作工去。

媽媽的千人針總於做成了，阿哲欣喜地勇敢地寄送給戰地的兒子，可是經過一日以後，昭三名譽戰死的報告，已送到微暗的空地傍的阿哲家來了，這時候阿哲的眼，幾乎等於失明了。

追蹤着太陽的人

小林多喜二作

——獄中給田口瀧子——

—

一九三〇年九月四日 東京「豐多摩監獄」

肇壞，不能如意地寫。——終究到來了一個暫時的離別！從六月二十四日起，經過了各式各樣的炎夏的東京底「拘留所」，八月二十一日轉送到這裏來了。在判決以前，雖然不知道要多久期間；但依前例看來，大概在二年半以上。案情不能寫明，不過我的似乎不與別人同列，期間會長吧！然而現在也還不着手計算那樣的

事，預備忍耐着。這次的事——得了中野底妹妹——非常的，超乎非常的照顧，料想已聽齋藤說過了。再，北海道的家裏，以前沒有告訴他們，前天終究從這裏去了信，爲着不要使他們太驚詫，只好將信寄給鄉裏的哥哥，由他轉告，反反覆復地寫着「這裏生活非常平安。」年老的母親爲這次的事，怎樣地擔心，就像眼見着一般；銀行歇業的時候，她尚且弄到吃不下飯，睡不着覺，現在實在非常糟！

也擔心着瀧岡底事；有許多事，我想可和在高田的朋友們商量，代替我，請與齋藤談談，我想齋藤會親切地幫助你。我所擔心的是你在那整容學院裏延長相當期間，錢被拿去，出來的時候不會弄得一個錢沒有嗎？出來以後一個錢沒有是什麼事都不行的。學習技術也許是一件難事，可是以後出來獨立或做助手更是一種困難的工作。在這不景氣中——開始新工作或找職業都絕對不可能的時候，想起必須空着一雙手做起來的瀧岡底事，感到顫慄似的恐怖。如果我在外面，多少總可有點助

● 中野重治底妹妹中野鈴子；中野重治本人這次也與小林氏同難。

力，想到這，真覺得無限地遺憾！——可是，這時候決不要焦急！因為學了一種技術，無論如何，在某一時期總是有用的大力量。我聽說開一所美容院像開一所醫院一樣費錢；因此，實在說來，還不如遷個適當的地方——冷僻的地方也好，開個普通的梳頭舖（這雖然也不是很好辦的，）倒是聰明的方法，做簡單的美容工作，由這樣鞏固起基礎來。不過，在某種意義上講，我想此後瀧因總是要走上比以前更艱苦的路。可是瀧因如果能夠獨立了，就可以由瀧因一手救起許多不幸的弟妹們；對這，很感倒不能立刻成功的焦慮。

前幾天送來種種東西，衷心感謝。尤其是那海胆，使我憶起過去最快樂的生活，流下淚來了。我到這車底未判決監來時，乘着警廳底汽車剛巧通過那次底飯攤，湧起了無限的感慨！錢是瀧因最切要的，不要送到我這兒來，這兒無論怎樣都是可以的。再瀧因底工作，不要有弊端或延誤，好好地留意着，免得我擔心！因為我總不能不在這兒住一個長的期間。最要緊的，如果有必要而重要的事，要隨時以